

作家生活与创作自述

老舍
寫作生涯

LAOSHEXIEZUOSHENGVA

I206.7/33

胡絮青
编

老舍 写作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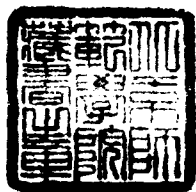
HENGYA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49865

849865



老舍写作生涯

胡絮青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 1/2 插页 6 字数 231,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 10151·533 定价: 1.01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老舍先生的一部自述文集，收录的都是作家写自己生活和创作的文章。这一篇篇自述文章，如一个个清晰的足迹，真实地记录了作家思想发展脉络，生动地描述了他颠沛生活的苦乐，凝结着丰富而切实的创作经验。

本书既可以当作老舍先生的自传来读，又是研究老舍的可贵资料。



一九四七年在美國



一九二八年于伦敦



一九三一年于济南



一九四六年全家合影于北碚



詩二首 老舍

昔年

我昔生憂惠愁深記憶新
童年習凍餓難辨歲備酸辛
淚橫共沉水荒野末鬼世
人鄰

今日

晚逢盛世，日夕百無憂
兒女競勞動，良辰共感休
詩吟新事，物杖昂昂，風上流
笑行扶杖，昂昂，風上流



一九五六年与青年作家在一起



1956年3月18日与全国各地青年联欢公路运输工人演出后合影。



一九六三年在家中

目 录

007112-8

正红旗下 (节录)	1
我的母亲	76
抬头见喜	82
“五四”给了我什么	86
小型的复活	88
自传难写	93
头一天	95
我的几个房东	100
读与写	106
还想着它	113
读书	121
夏之一周间	125
有了小孩以后	128
个人计划	133
我的暑假	136
五天的日记	137
一封信	138
记“文协”成立大会	143

入会誓词	149
我为什么离开武汉	151
“五四”之夜	157
生日	161
又一封信	164
行都通讯	168
家书一封	170
自述	172
在乡下	178
述志	180
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	182
“四大皆空”	186
割盲肠记	189
旧诗与贫血	195
入城	199
今年的希望	201
磕头了	203
八方风雨	205
纽约书简	238
由三藩市到天津	240
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	247
生活，学习，工作	250
贺年	255
宝地	258
养花	262
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264

勤俭持家	268
可喜的寂寞	270
下乡简记	273

附录：

我与老舍	罗常培 276
老舍在云南	罗常培 281
老舍之歌	黄苗子 287
老舍夫人谈老舍	王行之 310

正红旗^①下(节录)

—

假若我姑母和我大姐的婆母现在还活着，我相信她们还会时常争辩：到底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我的母亲是因生我而昏迷过去了呢，还是她受了煤气。

幸而这两位老太太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到时候就被亲友们护送到坟地里去；要不然，不论我庆祝自己的花甲之喜，还是古稀大寿，我心中都不会十分平安。是呀，假若大姐婆婆的说法十分正确，我便根本不存在啊！

似乎有声明一下的必要：我生的迟了些，而大姐又出阁早了些，所以我一出世，大姐已有了婆婆，而且是一位有比金刚石还坚硬的成见的婆婆。是，她的成见是那么深，我简直地不敢叫她看见我。只要她一眼看到我，她便立刻把屋门和窗子都打开，往外散放煤气！

还要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为来个对比，贬低大姐婆婆，以便高抬我的姑母。那用不着。说真的，姑母对于我的存在与

① 清代军制分为八个军，以旗的颜色来分，有镶黄、正黄、镶红、正红、镶白、正白、镶蓝、正蓝。

否，并不十分关心；要不然，到后来，她的烟袋锅子为什么常常敲在我的头上，便有些费解了。是呀，我长着一个脑袋，不是一块破砖头！

尽管如此，姑母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我大姐的婆婆进行激辩。按照她的说法，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的。据我后来调查，姑母的说法颇为正确，因为自从她中年居孀以后，就搬到我家来住，不可能不掌握些第一手的消息与资料。我的啼哭，吵得她不能安眠。那么，我一定不会是一股煤气！

我也调查清楚：自从姑母搬到我家来，虽然各过各的日子，她可是以大姑子的名义支使我的母亲给她沏茶灌水，擦桌子扫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她的确应该心安理得，我也不便给她造谣；想想看，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

在我降生前，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不过，不管她多么自私，我可也不能不多少地感激她：假若不是她肯和大姐婆婆力战，甚至于混战，我的生日与时辰也许会发生些混乱，其说不了一。我舍不得那个良辰吉日！

那的确是良辰吉日！就是到后来，姑母在敲了我三烟锅子之后，她也不能不稍加考虑，应否继续努力。她不能不想想，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在那年代，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实在黑的可怕。大街上没有电灯，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就会越走越怕，越怕越慌，迷失在黑暗里，找不着家。有时